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二十三回 鮑道姥賣花入教坊 曼陀尼懸珠照幽獄

前回在法場救取劉超者為誰？乃是一位劍仙，叫做聶隱娘也。到卸石寨去輔佐月君的，路過皇都，適見劉超怨氣冲天，滿腔忠義，所以拔刀相助。然還沒來由，且分明些個。要知道掌主人劫劫數，不是仙真列宿臨凡，即係魔王出世。如漢高祖為赤帝子，明太祖為婁金宿。魔王如漢之項羽，秦之嬴政，唐之黃巢、朱溫，皆至殺人千百萬。為之羽翼將相者，真人有真人之部屬，魔王亦有魔王之種類，皆應劫運而生。今唐月君是太陰女主，就有一班女仙真，也是數中人物，不期而自至的。究竟聶隱娘救取劉超性命，也是數該回歸卸石寨，不該遭燕王殺戮的，方有這等湊巧之事。按下不題。

且說鮑、曼二師來到金陵，隨向神樂觀去會王昇。昇驚問道：「鮑道長可是不曾回去，怎來得這樣快？」鮑師道：「太陰聖后又差這位曼道兄來，路上遇著了，要同在此幹些機密事。」

王昇道：「不敢請問，是何勾當？」鮑師應道：「太陰聖后聞得燕王殺戮忠臣，把妻女發入教坊，甚為可慘，要設法救他幾個，暫借這裡擔閣兩日。諒道兄忠於建文的，必不相拒。」王昇道：「難，難！如今忠臣義士差不多殺完了，唯獄中有幾個忠孝子孫，重重鎖鑰，都帶著九條鐵鏈，你就是飛得進去，他也不能勾出來。那教坊有幾位貞節的夫人小姐，都是窄襪弓鞋，行動要人扶持，就是放他去，他也不能勾走的。昨日有個道姑，在法場上救了劉教官的兒子，一者他有飛劍的神術，二者劉超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殺傷許多兵士，京城內驚天動地，這不是當要的事！」鮑師也不知是聶隱娘，遂將機就機應道：「這也是太陰聖后差來救去的。只要問僻靜房屋，自有救法，管教神不知鬼不覺的。」王昇心上一想，劉青田所托的夢，件件都應，又疑救去劉超就是的姑，將來富貴榮華斷然不錯，就應承道：「我房後尚有一個夾道，三間空屋，可以安歇數人。如今二位就在我房內下榻，小道暫移別處，日間鎖著門，我自有應答人的話。」

鮑姑道：「這極妙，到事完之日再會罷。」王昇別了自去。

曼師謂鮑師道：「我的性急，不耐煩與女人做事，教坊司是你去，獄中是我去，何如？」鮑師道：「我也正是此意。」當下二師各自分頭行事。卻原來教坊共有四司，雖然門戶各分，總有一座大門內出入，每日賣刷牙梳子、針線花粉的，不論男女老少，闖來闖去，從無禁忌。鮑師妝做了賣花粉的老嫗，闖到各司。見這些忠臣妻女，分散四司，都另住一房，悲悲切切，雙淚橫流，像要尋條死路的光景。也有病在牀上，痛苦呻吟，覓死不能勾的。鮑師觸目傷心，十分不忍，亟回觀中書符寫咒。

至二更以後，飛入教坊。先到鐵兵部的楊夫人住房門首，運動神光，照見兩小姐，因母親有病，坐在牀沿，相對垂淚，孤燈半明不滅的。外房有個老漢老媽，悉悉簌簌，未經睡穩。鮑姑遙向他臉上畫道符兒，昏昏然鼾寐去了。方在房門上彈了兩彈，叫聲開門。兩小姐道：「他們恐我母子尋死，又來敲門了，不要睬他。」鮑師又低聲叫道：「我是遠來寄信的，求小姐開開門。」

楊夫人病雖沉重，心卻清明，聽見「遠來」二字，有些奇怪，遂叫小姐開他進來，小姐把燈剔一剔，開了門時，見是個道姑。

楊夫人道：「可是閻王差你來的？我相公定在黃泉路上等我，你曾看見麼？」鮑師看夫人是要死的，就朗聲答道：「我是南海大士差來的，你家鐵相公是上界武曲星，已經昇天，而今夫人也是要昇天的。但兩位小姐還有大貴的日子，所以特來救他。」兩小姐含淚應道：「我姊妹二人只因母親尚在，暫活幾日，待母親去時，總要同去的。說什麼大貴，不知你是人是鬼，休來戲弄。」鮑姑又轉口道：「我奉大士的命，不獨救取兩位小姐，還有康安公子，現在獄中受苦，也要同救去的。將來建文復位，尚可報這大仇哩。」夫人聽說的公子名字對準，不由不信，遂問：「你也是女流，有何救法呢？」鮑師道：「南海大士與我靈符三十道，把合教坊的夫人小姐並獄中的各位忠臣子孫，都要救去的。」就在袖子內取出兩道靈符，說：「一符放在發內，我看得見人，人看不見我。一符係在膝窩子上，可以日行千里，不費釐毫毛力。有個救不得的麼？」隨把一符塞在小姐發內，暗念神咒，連影兒也不見了。楊夫人道：「也罷，我自尋你父親去，你兩個休得短見。聞得前日救去劉公子也是個道姑，必定有些來歷，若得把你哥哥救出，自然有個好日子。」鮑師即權辭應道：「那劫法場的道姑就是我，別無第二個。」楊夫人就叫兩小姐拜了鮑姑，問：「幾時可行？」鮑姑道：「教坊中數位，要一齊走的。我一夜一處去勸他，尚要等數日，小姐但請調養貴體。」言訖，忽然不見。

次日，鮑師又向教坊剝探。夜闌時，到的謝御史夫人住處。

夫人正坐在牀上，抱了個十來歲的小姐，在那裡啼哭說：「我兒，你姊妹三個先去了，我為母的，只待你同到黃泉路上尋你父親，一家兒好相見哩。」鮑師想，這個門是敲不開的，不免逕自進去，站向牀前，朗朗的說道：「南海大士令送仙丹在此，救小姐的玻」謝夫人嚇了一跳，便道：「我母子今夜該畢命，鬼也來了，咳，正是早一日好一日。」鮑師道：「夫人休苦，看我手內的靈丹，可是個鬼呢？」夫人道：「是鬼不是鬼，我也不怕，只是我母子要同死的。你好不曉事，難道這個所在，是有志氣女人活著的麼？」鮑師道：「夫人未知貧道的來意，救好了小姐的病，原要連夫人並獄中的公子總救出去，一家母子團聚。到建文皇帝復位之日，御史相公尚有追贈，公子拜了官爵，夫人別有封誥。若說救活在教坊司，倒是坑陷夫人了，那有此理。」夫人聽說公子在獄，心上愈加悲酸，吞聲問道：「你如何知我的家事？」答道：「我是觀世音的弟子，憑是吉凶生死都曉得。」夫人又問道：「那建文皇帝真個還復位麼？」答道：「近日山東有位女真人興起義師，大敗燕兵，只在來年迎立舊君，多少忠臣的怨恨皆泄了。」夫人見他說話明爽，不是鬼怪，遂下牀來謝道：「我是女流，縱能救我，也不能勾出去。若還再被拿住，不如不走為妙。」鮑姑就將靈符的話細細說了，把手中丹藥遞與夫人道：「明晨以姜湯調服，小姐病可立愈，稍等幾日，我來接取各坊的夫人小姐們，一齊隱形而去。」說畢，拔開門門，走向房簷，騰身半空而去。謝夫人始信為真仙，靜心等候。

從此各忠臣家眷處，鮑師一一隨機應變，都說得信服了。

乃密諭王昇道：「今夜四更月上時候，你可開觀門等著，救的夫人小姐，都要到此。」王昇允諾。有頃，鮑師飛入教坊。眾人剛剛睡覺，就送了個魔禁的咒，都像死一般睡去了。然後到各房去，看這些夫人小姐，皆在妝束等候。除鐵兵部的夫人與牛景先的妻妾、黃子澄的妻女及妹，並郭侍郎的一位小姐，數不該救去，先已死了。現在四位夫人、六位小姐，鮑師各與安置靈符，引出大院子內。院門是落鎖的，鮑師喝聲「開」，鎖即脫落，就一齊出去。鮑師又喝聲「鎖」，那大院門竟像有人關鎖好了。領著各眷屬竟走，一路上的狗跟著亂吠。可笑仙家隱形之法，瞞不得狗眼，鮑師以咒禁之，寂然無聲。又見柵門口有巡更打鑼的，鮑師遙向他吹口氣，便一個個體軟筋麻，渾如醉倒。將到觀門，王昇正出來迎，見鮑師問道：「沒曾救得麼？」鮑師道：「都在此。」正昇想，莫要是鬼魂，且掩了門，隨到臥房。鮑師教將靈符去了，整整齊齊，共是十位。王昇大駭。鮑師向著眾夫人道：「這位是住持王道兄，當日建文皇帝是他救去的。如今有此一番，觀中不可住，也要同行的，夫人們不妨相見。」王昇心中正要隨去，以應夢中富貴的話，便恭恭敬向上作揖，各小姐都背立，只四位夫人還禮。鮑師向王昇道：「你救建文皇帝的船隻，如今要取來救夫人小姐了。明日這個時候下船，放到水關口，黎明便可渡江。」隨向臥榻裡取出碎銀五十兩，遞給道：「這是前路的盤費。」王昇道：「盤費該我備，也要不得這許多。」鮑師道：「自有用處，你且收著。」

再有一根青竹送你，臨起身時將來蓋在被內，這是壺公授費長房的替死法，豈不去得乾淨。」王昇心喜，自去暗暗收拾行裝。

夫人們正要拜謝鮑師，忽一陣風響，曼尼落在庭中，便道：「道兄事早完了，我還有一日，然只怕倒是我先回去哩！」鮑師對著眾夫人道：「這位仙師，是往獄中救公子的。」張夫人道：「兩位仙師請上，受賤妾們一拜。」禮畢，引到後房坐定。鮑師問曼師是怎樣救了獄中諸公子，曼師道：「我還未問你是怎樣救這些夫人。」鮑師遂細述一遍，曼師大笑道：「這是我容易了。我生平不會與女人做事，道兄實有幹材。」鮑師道：「休得謬贊，且把獄中如何救取公子說來，夫人們也好寬心。」曼師道：「我第一夜先去探探，見這些公子個個身盤鐵鏈，手有銬子，腳有鐐子，逼立直押在枱牀上，就是鼠子來挖眼珠，只得由他，動不得一動兒

的。也沒有一點燈，黑珮珮地，竟是阿鼻地獄。我就回到無門洞天，取了那五顆夜明珠來，乘他合眼時，各處掛著一顆，並托個好夢與他。將近五更，有一個說道：『那懸掛明珠照我們的，定是個大慈大悲菩薩。我才得一夢，是要救眾人出獄的話，不知可有這樣造化？』我便應聲道：『有造化，有造化，大家出獄騎天馬。騎天馬，走到青州卸石下。列位公子休害怕，我是南海大土差來救拔你們的。』即教他誦句寶號，那鑿鑄鎖鏈登時盡脫，共有九個，都跪在地上？哀哀說道：『若菩薩不救我等，盡願就死，把個冤魂帶出去，強似沈於牢獄。總是求死不得，所以活著，我們父母想在黃泉路上眼睜睜的盼望呢。』我說：『若不是救拔你們，到這裡做什麼？獨是京城嚴固，關了九門，千軍萬馬也殺不出。須要學我的道法，便可遁去。你們日裡照舊鎖鑄，二更以後，我來傳授，盡心演習，只消九日功成。若有學不會的，也是各人的命。』從此每夜去教導，今已第七日了。我用個你們仙家壺中天的法兒，這樣小法術，只好在這個地方用著哩。」鮑姥道：「胡說，此乃壺公的妙法。只隔堵牆，就在裡面廝殺，外面也聽不見。不知被你幾時盜去的，如今救出公子來，將功折罪罷。」

二仙師正好笑謔，王昇早進來說：「船已在後門口，就此下去甚便。」眾夫人們出教坊時，只走得個身子，一些行李沒有，心下遲疑。鮑姥寬慰道：「一切應用物件都已備下，不消慮得。」夫人們見鮑姥洞鑒衷曲，不勝欣感，就一齊下船。王昇棹出水關，天已黎明，急急轉到江口。鮑師就呼陣順風，輕輕渡到北岸，袖中取一帳，付與王昇道：「僱車僱騾，以及置買被褥梳抵等物，只要吃虧，不要便宜。」王昇問是何故，鮑師道：「與彼爭價，就擔閣工夫。我在二十里以外蠟神廟等著，務於午刻必到。慎勿有誤！」王昇去後，鮑師各給了夫人們隱形靈符，作起神行法，條忽已到古廟。等不多時，王昇押著車輛來了。夫人們相扶相攙，上了車兒，即向大路進發，中途無話。

卻說月君在卸石寨中，日與軍師及諸將佐操演兵馬，練習陣法，並令製造盔甲槍刀旗幟等物，豫備出師。遠近豪傑聞風來歸者，已有十餘人，總委周縉先登冊籍，然後引見，量材擢用。設有女將來投，則係滿釋奴接待。一切大小諸事，各有掌司，雖小小山寨，綱矩嚴束，勝似管子治國。一日，忽報有位道姑來謁，叫做聶隱娘，月君知是劍仙，疾忙請進，自起迎之。

隱娘趨上露台，打個稽首，說：「小仙特來效半臂之力。」隨命跟著的一個少年，向上叩首，真好相貌：皎皎乎顏如爛銀，似方而實圓；炯炯然睛如流電，雖露而能藏。廣額修眉，有衝漢凌雲之氣；重頰方口，具餐霞辟谷之心。燕王殺不得，聚寶門前神威奮迅；道姥救將來，卸石寨中英概飛揚。但看今日的剖露出義膽忠肝，誰識得前生鍛鍊就仙風道骨。

聶隱娘就將劉超的始末，並法場上救的緣由備說了。月君道：「如此英勇，真虎兒也。」於是軍中號為「劉虎兒」。

又一日，起然有陣大風從東南來，刮得山谷震動。曼師與九位公子，皆跨著天馬，從空而下。那馬到地，現卻原形，悉係青竹。請問這九位公子，是何名姓？一為誠意伯劉青田之元子名璟，一是鐵兵部的次子名康安，一僉都御史周諱璿之子小名蠻兒，一謝御史諱異之公子乳名小咬住，一郭侍郎諱任之少子號金山保，一大理寺卿胡公諱閏之公子名傳福，一博士黃彥清之猶子小名貴池，一茅都御史大方公之長孫乳名添生；原只有得八位，其第九個，乃是典史金蘭。月君見諸公子皆鶉衣跣足，蓬頭垢面。令沐浴衣冠而後行禮。

就是當夜二更，飛報鮑仙師也到了。月君亟起相迎，見二輛大車，載著十來個婦女。鮑師逐一引進，說：「這位是侯尚書之曾夫人，次是茅都御史之張夫人，次謝御史之韓夫人並小姐，次陳太守彥回之夫人屠氏，次鐵兵部之兩位小姐，長名煉娘、次名柔娘，次郭公任之二女，次董御史鏞之少女。」都向月君拜謝。其鐵公子認著姊妹，謝咬住認著母親韓夫人，金山保認著兩個姐姐，茅添生認著祖母張夫人，自然哀慟傷感，皆不必敘及。詰旦，月君大設筵宴，與諸夫人等洗塵，傳令軍師暨一班舊文武：「共陪諸公子並新來各位義士，暢飲一齊。來日霜降，彙集演武廳，候孤家點將興師，進討逆賊。」只須一旅下齊東，先誅他賣國的元凶；三軍臨濟北，再討平助紂的餘黨。勝負如何，且聽敷衍。